

解放战争英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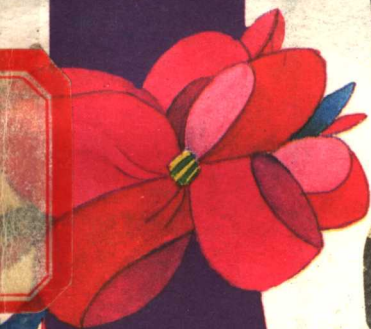
YXGS

革命英雄故事

浙江
少年儿童
出版社



本社 编



封面设计：陶文杰

插图：刘健、大野

责任编辑：刘力行

解放战争英雄故事

本社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插页2 印张3.875 字数81 000 印数 1—30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585-9/1·114 定价：1.25 元

目 录

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董存瑞的故事	
无畏的爆破手	15
——李广正的故事	
刺刀闪着寒光	23
——刘四虎的故事	
威震敌胆的神枪手	27
——魏来国的故事	
一往无前	39
——林茂成的故事	
时代的“花木兰”	47
——郭俊卿的故事	
黑沙洲侦察记	57
——齐进虎的故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63
——刘胡兰的故事	

战斗在敌人心脏77

——张露萍的故事

战地医疗队长92

——李兰丁的故事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100

——江竹筠的故事

为了新中国，冲啊

——董存瑞的故事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开始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毅然奋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战，消灭了800万国民党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在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董存瑞，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一个农民家庭里。8岁那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华北大片土地，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使广大人民的苦日子更难过了。

1940年春天，怀来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桑干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南山堡村是从平绥铁路沙城通往怀来、龙关、延庆的咽喉。为了加强这一带的抗日力量，1942年夏天，党派县农民委员、年轻的共产党员王平，担任了区委书记。

董存瑞第一次见到王平是在那年秋后的一个黄昏。

那天，鬼子突然窜到了南山堡。在民兵们的掩护下，群

众扶老携幼，急匆匆地向南山转移。

村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正在跟群众一起转移的董存瑞忽然想到妈妈可能还在家等着自己，便转身飞快地朝家跑去。

到家一看，屋里空荡荡的，妈妈爸爸都已走了。

“小鬼，开开门！”门外有人在叫。

董存瑞怔了一下，忙跑去开门。门外闪身进来一个提着盒子炮的大高个儿。他回身把门关上，问道：“小兄弟，有什么地方，我藏藏身？”

“是个‘暗八路’！”董存瑞一下子就明白了。菜窖里、草垛里鬼子一来就会搜，不行。怎么办？“我领你到村外南山沟里去！”董存瑞拉住大高个儿就往外走。

“不行，出不去啦！”大高个儿摇摇头。突然，他的眼光落在牛栏里几卷又破又臭的席子上。于是，他迅速趴下身，钻进里边的一卷席子。

“小兄弟，鬼子来叫门，你就开开，沉住气，一问三不知。”席子里的人像猜着董存瑞的心事似的，给他稳住了架。

“咚咚咚……”敌人已经在用枪托砸门了。

董存瑞鼓足勇气走过去开了门。还没看见人，就挨了两个左右开弓的大耳光。

“为什么开门的慢慢地，嗯？叭嘎呀噜！”四五个端着刺刀的鬼子杀气腾腾地闯进来，后边还跟着一个挎洋刀的鬼子军官。

鬼子军官先是眯着一双老鼠眼东瞧瞧西望望，然后来到董存瑞跟前，用手比划个“八”字，厉声问道：“小孩，快

快地说，八路、民兵藏在哪里？”

“这里没有八路！”

“说了，糖大大的有；不说，死啦死啦的！”鬼子军官“嗖”地一声抽出洋刀，在董存瑞面前晃来晃去。

“就是没见过八路！”

“叭嘎！”鬼子不再问了，开始搜查。翻菜窖，扒炕洞，翻箱倒柜，但什么也没找到。

天色暗下来了。鬼子们有点紧张起来。这时，外面响起了集合的口令。董存瑞心中暗喜。

鬼子兵已经走出大门，可那个军官却停下脚仍四处张望。他斜眼看了一下牛栏里的破席子，盯着董存瑞说：“小孩，八路的，这里有？”

董存瑞一惊，心都快要从小嘴里跳出来了。他灵机一动，赶紧跑过去抱起一卷破席子，狠劲摔在地上，对鬼子军官说：“这里能藏人吗？你搜吧！”

一股难闻的气味和灰尘迎面扑过来。鬼子军官捂着鼻子连忙倒退了几步。他转过身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破席卷，走过去用军刀戳了几下。席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鬼子军官狠狠地哼了一声，灰溜溜地走了。

董存瑞在门口望着，直到鬼子走远了，才回身把大门紧紧关上。他走到席子跟前，说：“八路同志，鬼子走了，出来吧！”

大高个儿八路出来了。他笑着摸摸董存瑞的头。

董存瑞突然惊叫起来：“血！”

大高个儿的右臂上，鲜血已渗透了衣服，正顺手往下滴。

“没啥，叫刀尖儿戳了个小窟窿儿！”大高个儿看了下自己的胳膊，像没事儿似地说。

小窟窿？那可是肉呀！要我早哭鼻子啦！可他……真棒！他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这大高个儿铁汉子。

从此，王平和董存瑞成了一对忘年交。他经常给董存瑞讲革命道理，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董存瑞渐渐长大了，他把王平看作革命路上的好老师，一举一动都向王平学习。他经常伸着拳头说：“我长大了，也要当共产党，要抗战打鬼子！”

董存瑞智救八路的事很快就传开了。打那儿以后，南山堡的孩子不分大小，都整天跟在董存瑞身后转。董存瑞成了南山堡的孩子王。

1943年春天，南山堡成立儿童团，董存瑞被孩子们一致推选为儿童团长。

南山堡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始了。王平领头打开伪村长刘明德家的仓门，把粮食分给乡亲们。董存瑞和一伙儿童团员，掺在人群里，帮着量米、过秤、装袋、扛运……忙得满头大汗，直到掌灯才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董存瑞背着大木刀，挎着木手榴弹，骑着牛上了南山。他一面赶着牛，一面唱着小曲儿。忽然，听见山上有动静。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伪村长刘明德。

董存瑞一下子想起昨天王平和他讲的话。刘明德该不是想到外面找人勾上线，把窝藏的粮食和浮财偷运走？“你找啥？”董存瑞问刘明德。

刘明德看到董存瑞也笑嘻嘻地凑上来：“没啥，没啥。

你，放哨啊？”他边说边朝四周张望。

董存瑞全明白了。他机灵地说：“我还以为你找人呢！刚才我看见个人上羊角山那儿去了！”

刘明德一听，一边支吾着一边忙不迭地走了。

哈，这坏家伙上当了！董存瑞开心地笑了。赶着牛朝前走去。刚走出不远，董存瑞就看见个干巴巴的矮瘦子，正朝着去村子的道上张望。

这肯定是刘明德要找的那个家伙。董存瑞上前去问道：“你在这干啥？”

“啊，串亲戚，到你们刘村长家去。”那人吓了一跳，心虚地说，“你是南山堡的吧，干啥哪？”

“放牛。”董存瑞看见那人腰里鼓鼓囊囊的露出乌黑的枪筒，就明白了。原来是个特务啊！

“放牛还带着刀啊？”

“哎，打鬼子，杀汉奸的！咱这南山堡八路多着啦。昨夜就有好几百人住着，还抓了个特务呢！”董存瑞紧盯着那人，又加了一句：“抓住就给毙了！”

“啊——”那人一听，忙说，“我不去南山堡了，还有事……”他头也不回急忙溜走了。

转眼间就到了中秋节。妈妈给董存瑞一块月饼，他舍不得吃，放到柜橱里给王平留着。过了好几天了，王平还没来。一天，董存瑞遇见区上来的一位干部，他再三催问，才知道王平牺牲了。

董存瑞心里难过极了。他流着泪，冲到民兵队长家里，劈头就说：“不能叫王平同志白死了，我要抓住那个叛徒，

给王平报仇！我要当民兵！”

董存瑞当上了民兵。他爬上电杆割电线，和民兵们一起埋地雷，打埋伏，配合大部队拔据点……他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抗日小战士。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1945年7月的一天，董存瑞约了村里的3个同伴，悄悄离开家参军了。那时，他才16岁。参军后一年多时间，董存瑞参加了许多重要战斗，先后缴获敌人3挺机枪，荣记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连里的同志一提起董存瑞，都非常佩服。

这天，战斗胜利结束了。班长来找董存瑞谈话。先表扬了董存瑞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最后又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存瑞听了又惊又喜。他以为打参军起就是共产党员了，谁知闹了半天到现在还不是！

班长又跟他讲了许多话。他听了，只觉得有一股劲儿直往嗓子眼顶。他抓住班长的手，喃喃地说：“我一定像你说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共产主义豁出命去干！我这一辈子都交给党啦！”

董存瑞填完表走出连部，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我是个共产党员了！我是个像王平那样的共产党员了！”董存瑞觉得自己突然长高了，长结实了。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47年秋天，蒋介石调集华北的敌军，分3路进攻我冀

热察解放区，企图占领张家口。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军在敌人进犯的必经之路——石海，秘密部署了一个“口袋”，准备痛击进犯的敌人。

石海山势险峻，一条公路从山谷中蜿蜒而过。我军埋伏在两边的山上。董存瑞所在的连队，扼守在山谷的出口处，是“口袋”的袋口，他们的任务是等敌人进入山谷后，把袋口扎起来。班长董存瑞率领一个加强班负责把守山谷出口处冲着公路的小南山。这儿离公路很近，稍一疏忽，就会暴露目标。董存瑞和大家头顶树枝，一动不动地守了20几个小时。

远处传来了隆隆的汽车声。接着，一色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师”，顺着公路向山谷开来。

“哒哒哒！”敌人的先头部队一进山谷，就漫无目标地用轻机枪向小南山扫射。随后又朝董存瑞他们的战壕打了两梭子子弹。

董存瑞心里一惊：莫非敌人发现了目标？可他转念一想，敌人只要不走到壕边，就决不动手，不然，整个伏击计划就要落空。于是，他用镇静的目光示意大家：要沉住气，不许动！

敌人停止了射击，观察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就长驱直入，开进了山谷。

冲锋号忽然响了。刹那间，公路两旁的高山上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公路上的敌人一下子被打得溃不成军。

董存瑞班的两挺机枪，冲着敌人的屁股怒吼起来。连长带了一排人，从高山上冲下来，占领了小南山后面的公路，袋口被扎住了。

敌人在一阵慌乱之后，渐渐清醒过来，为夺取退路，拼命向小南山发起攻击。在两次冲锋被打垮后，敌人又纠集了200多人，开始了第三次冲锋。

敌人的冲锋异常凶猛。董存瑞班的全部火力猛烈还击，敌人还是不断地涌上来，一步步地接近了山头。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董存瑞站起来，使出他双手投弹的本领，左右开弓，一连甩出几颗手榴弹，炸倒了一片敌人。紧接着，他又端起枪，弹无虚发，一气打倒了六七个敌人。董存瑞抹把额上的汗，望着溃逃的敌人骂道：“孬种，想穿兔子鞋，看你跑得快，还是咱的枪子快！”

敌人见小南山攻不下，便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孤注一掷，向东侧三排防守的阵地冲击。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三排战士跳出工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尘雾里刀光闪闪。

董存瑞看到这情景，知道情况紧急，就纵身跃出工事，端起刺刀，飞也似地朝三排阵地冲去。迎面就碰到一个大个子敌人。这家伙见董存瑞个头矮小，以为可以占便宜，挺枪直刺过来。董存瑞毫无惧色，沉着、机敏地向旁边一闪。大个子敌人用力过猛，向前扑倒下去。几乎在同时，董存瑞端起刺刀，对准敌人的后心窝猛刺过去。

这时，冲锋的敌人乱了阵脚，四处奔逃。我军正从四面八方冲下山谷，连长也带着一排从山谷口冲了进来，追赶着逃散的敌人。

1948年，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大反攻开始了。5月，我军逼近了敌人占领的隆化。

激战前夜，隆化城显得异常阴森可怕。敌人在城四周修

筑了一连串高高低低的“子母堡”。许多看不见的暗沟，又把一连串的碉堡连接在一起。敌人司令部的所在地——隆化中学，更是碉堡林立，把中学里所有的墙壁都变成了有射击孔的夹墙，四周筑有暗堡，蜘蛛网似的暗沟布满校园。敌人狂妄地吹嘘：“隆化固若金汤，是什么力量也攻不破的！”

5月25日凌晨，攻击隆化城的信号弹飞上了天空。

大炮吼叫着，一排排炮弹呼啸着飞向敌营。机枪，像暴风一样向敌人“刮”去。敌人的炮火也猛烈地还击。隆化城四周顿时烈焰滚滚，硝烟弥漫，成了一片火海。

“火力掩护！爆破手出击！”连长一声令下，火力组的机枪怒吼了，猛烈的火力压住了碉堡中敌人的火力。董存瑞夹起炸药包，率领爆破组跃出了堑壕。担任火力支援的郅顺义、王德胜、李振德等，一步不拉地紧跟在后面。

董存瑞弯着腰，跑着“之”字路，像一阵旋风朝敌人炮楼扑去。敌人发觉了，机枪“咕咕咕”地扫射，封锁着他们前进的道路。还没接近炮楼，一名爆破手倒下了。接着又一名爆破手牺牲了。

“老郅，手榴弹掩护！”董存瑞话音刚落，郅顺义对准炮楼接连甩出了几颗手榴弹。董存瑞乘机一跃而起，钻进烟雾，一下子扑到敌人炮楼跟前。他果断地在两个射击孔之间支好炸药包，拉燃导火索，随即翻身滚下来。

“轰！”一声巨响，一股黑烟冲上天空，炮楼炸飞了。

爆音刚落，王德胜冒着弹雨，给董存瑞又送来了第二包炸药。郅顺义和几个战士一个劲儿地向敌人的火力点上投掷手榴弹。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冲过炮楼的烟雾，扑向另一个碉堡。当敌人发觉时，他已拉燃了导火索。这个碉堡又被炸

飞了。董存瑞和李振德在战友们的掩护下，一鼓作气，炸掉了敌人的3个炮楼和5个碉堡。

天已经大亮，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外围打开了。

“冲啊——”副连长一声喊，带着六连的战士跳出堑壕，朝敌军司令部猛冲过去。

突然，隆化中学外侧的一座桥上，喷出了6条火舌，冲在前面的战士纷纷中弹倒了下去。部队被阻挡在一条土埂下面，冲锋停止了。

原来，敌人在紧靠隆化中学围墙外的一条干河上，用钢筋水泥构筑了一个伪装严密的桥型暗堡。不消灭它，部队就不能接近隆化中学。

“向团部联络，用炮轰！”副连长说。不一会儿，我军迫击炮发射了，队伍又冲锋了，可又被敌人的火力压在一片开阔地上。现在，不能开炮了，怕误伤了自己的同志。

“二排爆破！”连长大声喊道。

担任掩护的机枪大吼起来，爆破手李振德夹着炸药，忽而左忽而右地向敌人碉堡急奔过去。前进了几十米，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中，倒了下去。又一名爆破手冲了上去，眼看就要冲过封锁区，一颗子弹击中了炸药包上的雷管，“轰”的一声，爆破手牺牲了。

这时，已冲进隆化中学的十团叫敌人的核心工事给阻挡住了，他们在里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情况非常紧急。师部命令六连必须从东北角插进去，3点半以前解决全部战斗。

只有一刻钟的时间了！

“连长，我去炸掉它！”董存瑞跳到连长跟前，怒吼地

说。

“我掩护六班长爆破！”邓顺义接着高声喊道。

时间刻不容缓。连长和指导员交换了一下眼色，握着董存瑞的手深情地说：“好！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董存瑞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包着奖章和钱的小包，郑重地交给指导员。他说：“如果我牺牲了，奖章交给党组织，钱算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

指导员接过小包，激动地说：“我们等你胜利归来！”

阵地上，所有的机枪都一齐开火了，可还是压不住敌人的火力。董存瑞、邓顺义纵身跃出战壕，迅速向前运动，他俩匍匐前进着。敌人的机枪打紧了，他俩就伏下不动；敌人一转移射击目标，他俩就迅速向前滚十几米。突然，董存瑞左腿负伤，鲜血一滴滴渗出裤子，流到地上。

桥型碉堡里的机枪扫射得更加疯狂了，子弹像冰雹似地泼来，呼啸着从他俩耳边掠过。忽然，有一只迷路的山雀，慌乱地从他俩头上飞过。董存瑞偏过头望着山雀，自语说：“咱要是只鸟，能飞过去，有多好……”正说着，山雀被流弹打中了，一头栽了下来。

“连鸟都飞不过啊！”邓顺义说。

“可咱们也得插进去！”董存瑞忍着伤痛，爬到一个土堆跟前，隐蔽着身子，观察了一会儿前面的道路，果断地对邓顺义说：“老邓，投弹掩护！”

邓顺义抓起身边早已拧开盖的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向敌人的碉堡甩去，把碉堡前的鹿岩、铁丝网炸得稀烂。董存瑞借着手榴弹爆起的烟雾，快速向前爬去。就在敌人机枪换梭子的一刹那，董存瑞一跃而起，跳到壕沟的边沿上，顺着陡

坡滚下去，一直滚到桥下的干河沟里。

干河沟是敌人火力的死角。碉堡就筑在干河的桥上。董存瑞跑到桥下，朝四周仔细观看，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放炸药。这桥离河床一人多高，两头是光滑的桥墩，桥身一抹平，没边也没棱，炸药包放了两次都滑了下来。想找个支架，可别说木棒，就是连根秫秸也找不到！怎么办？董存瑞急得眼睛直冒火。

隆化中学周围，惊天动地的冲杀声一阵比一阵紧，后续部队也攻了上来。

这时，桥型碉堡上的砖头一块一块地被捅开了，桥壁上又出现了十几个暗枪眼，“哒哒哒”地喷着火舌，董存瑞清楚地知道，在这关键时刻，多延长一分钟，就不知要有多少战友倒在血泊中。

全团冲锋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就在这无比紧急的时刻，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大步跨到桥底中央。他用左手举起炸药包，踮起两脚，把炸药包顶在桥底下，然后右手抓住橙红色的导火索，扭过头来，朝邓顺义镇静地看了一眼，像是说：“老邓，瞧好儿吧！”然后使劲一拉。

短短的导火线点着了。它“嗤嗤”地冒着火花，急速地燃烧着。

子弹在他的身旁横飞，射穿了他的衣裤，他连晃也没晃一下，只是用力地托住炸药包站立着……

这时，敌人碉堡里的机枪打得更疯狂了。突然，敌人侧面密集的火力射中了他的左脚。立刻，鲜血从伤口不停地淌了出来。

